

梦圆青藏线

■李攀奇

一次看到高班长嘴角上扬。

从高班长的描述里,我得知蔡敬鹏刚满20岁,高中毕业后瞒着父母填报了到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志愿。蔡敬鹏原本在机关干文书,半年前的一天,他突然找到高班长,想要利用课余时间学驾驶重装车辆。一开始,高成金觉得蔡敬鹏的想法有些冲动,没有同意。蔡敬鹏也不灰心,一有时间就跑到车场学习。几次下来,他虽然没机会摸车,笔记却记了满满一本。

“怎么非要找高班长学车?”我问。“因为他的技术好!”蔡敬鹏仅开口说了一句话,车队再次驶上陡坡。眼前的这位年轻驾驶员便当了话匣子,重新切换到紧张的状态。

二

这一趟行程,车队要沿可西里、三江源进入西藏,还要翻越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,为驻守在高原的任务部队送去物资。

午饭时间,我们抵达唐古拉兵站。车队卷着尘土驶入营区的时候,我看到一块醒目的标牌伫立在车道一侧:“有困难,找兵站。”那块牌子如同灯塔一般,给予过往车辆十足的安全感。

吃过午饭,蔡敬鹏带我参观兵站营区。我随口说:“高班长对你寄予厚望呢!”

“我是看过他的简历,特意找他学车的。”蔡敬鹏嘴角露出一丝得意。原来,一次偶然机会,蔡敬鹏在整理几位高级军士的简历文档时,看着高成金丰富又成绩斐然的履历,他心里充满敬佩,当时就生出转岗的念头。

“你现在跟着高班长学驾驶,算是圆梦喽!”我打趣道。

蔡敬鹏不好意思地笑笑:“圆梦还谈不上,前几趟上青藏线我都带着黄脸盆,这次也带了。”

从他的叙述中,我听懂了“黄脸盆”的故事。高成金第一次带他出车,在一段车少的公路上,提议让他试试。坐上梦寐以求的驾驶位,蔡敬鹏紧张到脑门冒汗,一会儿担心车距太近,一会儿担

心盲区刚蹭。经历了那次尝试后,为了让自己增加方向感,每次和高班长出车,蔡敬鹏都会抱着一个黄脸盆坐在副驾驶位。他把脸盆当作方向盘,每当高班长打方向盘时,他就有模有样地学起来。

说着,蔡敬鹏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,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的行车心得。我想,正是凭借着日复一日的努力,蔡敬鹏才在同年兵里脱颖而出,成为第一个“放单”的驾驶员。

哨声响起,被唤醒的迷彩龙重新起程,车轮滚滚驶向远方。

三

蔡敬鹏这次“放单”的机会来之不易。仅有6个月驾龄的他,此前只走过4次青藏线。而一个月前,他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“放单”。

那次高班长带着蔡敬鹏再次走上青藏线执行运输任务。看蔡敬鹏的技术日趋娴熟,高班长便向连长建议检验蔡敬鹏的“放单”资格。尽管连长从未遇到过如此短时间就“放单”的驾驶员,但还是允许蔡敬鹏登上自己所在的头车,开一段路试试。

“班长,我上连长的车咋开?”听闻这个消息,蔡敬鹏既高兴又紧张。“你在我的车上咋开,到他车上就咋开。”高班长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,又把他送上头车,看着他稳稳起步,才快速返回自己的尾车。

高班长的尾车和头车之间隔着几十台车,只有在过盘山公路时,他才能隐约看到头车像一个小点一样向前移动。“车没抛锚,也没停车换人,看来还是很顺利的。”

不久,车队短暂靠路边修整。高班长跳下车,急忙向头车跑去。“你不喜欢前面有车,只要一有车,你就踩了油门向前冲,对后方车队不管不顾。太急躁了!”还没等高班长跑到跟前,就听到连长在严厉讲评蔡敬鹏的表现。

领着蔡敬鹏回尾车的路上,高班长一言不发,只在上车时说了一句:“还有机会,慢慢来。”坐回副驾驶位,蔡敬鹏

四

“集合!”出发的哨声急促又响亮。我看了看表,6点整,送往驻训地的物资一刻也不能耽误。

这个清晨,一位年轻驾驶员的考核也即将开始。车场里,蔡敬鹏和其他驾驶员们正做着车辆启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车场外,高班长正和头车的驾驶员说着什么。我看到那名驾驶员连连点头。

哨声再次响起,车队出发。看着蔡敬鹏驾驶的头车启动,我才随高班长上了尾车。

“刚才找人家给徒弟‘开后门’了吧?”我开玩笑道。“我担心他开得太急太快,请老驾驶员在一边多提醒着。”一路上,高班长的眉头一刻也没展开过。终于,车队组织休息。高班长利落地踩刹车、拉手刹、开车门、跳下车,一套动作麻利急促——那个结果太重要了,他急切地想知道。

不多时,高班长和蔡敬鹏回来了。他们步履轻快,有说有笑。我伸出手向他们比了个大拇指。继续上路的时候,还是蔡敬鹏坐在主驾驶位,不同的是,坐在副驾驶位的高班长明显放松了很多。我看到他悄悄把黄脸盆放在了座椅下的储物箱里。我猜,大概是再也用不到了。

鸣笛声此起彼伏,巍然兀立的山峰徐徐迎面而来,车队朝着下一座雪山进发。

★ 精短小说

夜色朦胧,空场上正在表演花灯戏,因为这是一场新编的“红军戏”,所以观众格外多。

有位红军文艺骨干,担任了这晚花灯戏的灯头。他高举元宝灯,念道:“乌江水流不停,娄山重绿茵茵,请你打开门两扇,听我唱折新闻灯。”

盏灯人问:“锣声声,鼓声声,灯头先生说原因——灯从哪里来?玩得啥子灯?说不清,解不明,抱起锣鼓转回程。”

灯头连忙回答:“锣沉沉,鼓沉沉,主人听我说分明——灯从底水来,玩的红军灯。说得清,解得明,请让我们玩花灯。”

花灯戏主角是一男一女,男主角精通“扇舞”——“仰云扇”“半云扇”“高花扇”“扑蝶扇”轮番上阵。女主角善于“玩帕”——“前帕”“后帕”“转帕”“双帕”依次登场。扇子和帕子相互配合,与二人问答式的对唱相得益彰,使得花灯戏这种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

第一场花灯戏演罢,正当少年小飞和观众准备欣赏第二出的时候,锣鼓声迟迟没有奏响,灯头和盏灯人也不见了踪影。

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,一位红军战士出现在大家面前:“各位遵义的父老乡亲,各位工农兄弟,我们刚刚接到上级命令,马上就要出发,继续行军。为了避免队伍转移给乡亲们造成不便,请大家早点回家。”红军战士说完,给大家敬了一个军礼。

红军转移行动迅速有序,没有对遵义城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,就像入城时一样。

红军在遵义城驻留的时间并不长,但秋毫无犯,让老百姓生出眷恋不舍之情。

突然,“砰砰”两声枪响,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乡亲们心头弥漫开来。

果然,红军刚刚离开,民团队长就带着他的队伍回来了,扬言要搜遍老城、新城,把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搜出来。

小飞听后吃了一惊。那位红军伤员是司号员,由于腿部受重伤无法随队伍转移,小飞和几个伙伴就把他隐蔽在了一个偏僻的山洞里,每天负责给他送药送饭。

民团队长带人砸了不少店铺,就连给红军拍过照的照相馆也砸了。后来,小飞听说民团队员还要去搜山。

危急时刻,小飞和伙伴们制订了一个“作战计划”。大家各自认领了任务之后,便分头行动起来。

一块发糕

■张长春

★ 感 念

1981年底,我入伍到工程兵某团。我们团当时担负国防施工任务。春节刚过,塞北田野的积雪尚未融化,我们就打响了施工战斗。一大早,我们便忙着去器材室领取镐、锹、大锤。出发时,班长提醒了一句:别忘了带碗兜。碗兜就是用一条白毛巾缝成的袋子,袋口穿上绳子,碗筷、小勺装进去之后把袋子束紧。碗兜内一般装两个搪瓷碗,吃饭时一个盛菜,一个盛饭。

那时,连队干部跟班作业是严格的制度要求。我们连分在两条坑道的3个地方施工,连长、指导员、副连长每人跟一个排。跟随我们排施工的是指导员。他在各个作业点来回查看,看看放线的位置准不准、尺寸对不对,水泥和砖头堆放的位置合适不合适,电线的接头有没有缠上绝缘胶布等。有时,他还给我们新兵做示范,教我们砸石头前要先看纹理、抡大锤怎么稳狠——这让我们明白,干力气活也是有诀窍的。

那天,开饭时间到了,我们从昏暗的坑道里出来,顿觉阳光明媚,山风清新。送上山来的伙食很简单:一桶发糕、一桶菜汤。炊事员拿一把长勺,给伸过来的每一只碗盛上菜汤。接着,大家用筷子从保温桶里取一块发糕,各自找一个地方,或蹲或坐,也有站着吃的。饭菜虽然简单,但大家边吃边聊,空旷的山野里充满了生气。

我打了半碗菜汤,四下张望着想找个合适的位置,猛一抬头,见指导员坐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。我有点纳闷,指导员怎么不过来吃饭呢?犹豫片刻后,我用筷子插上一块发糕,连同刚打的半碗菜汤给指导员端了过去。在新兵连时,班长、排长就教育我们要尊重干部、尊重老兵。我想,今天给指导员打饭也算是做好人好事吧。

指导员见我向他走来,赶忙站起来问,是给我打的饭吗?我说,是。他接过菜汤和那块金黄的发糕,然后问,你叫张

冲锋号

■尹小华

山脚下,民团队长的堂叔将路拦住。民团队长说:“堂叔,谁拦我都不行,我非要上山搜一搜不可。”

堂叔说:“山上荆棘丛生,怪石林立。”民团队长说:“那有何惧?”

堂叔道:“据说,红军没走。”民团队长闻听,犹豫片刻,料想堂叔是吓唬自己,便用枪指了指身后的跟班们,嘴角一撇说:“兄弟们都带着家伙呢。今天,我就是要跟红军较量较量!”

当民团队长带人刚走到半山腰,就听见头顶处有“哗啦啦”的声音响起,接着就是石头滚落。一块石头砸在民团队长的脚面上,疼得他惨叫连连……

“红军真的没走?”民团队员们你看我、我看你,眼里充满恐惧。

可很快,民团队长就镇定下来,拖着伤脚再次带队员搜山。

“咣咣咣,咣咣咣……”远处传来一阵响亮的锣声,接着有人喊:“红军来啦——”

民团队员还没有回过神来,就听见老城东北方向响起“砰砰砰”的声音,忽远忽近,像是双方交火发出的枪声。民团队长的那些跟班立即作了鸟兽散……

民团队长独自跑到江边,又听见红军的号声响起来。嘹亮的军号声在他的耳边像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,震得他六神无主,仓皇逃窜。“红军爷爷救命!”民团队长慌不择言地大喊着,脚下一滑,跌入江中……

最终,受伤的红军战士没有遭到搜查。

原来,小飞和伙伴们各有分工,有的从山上往下滚石头,有的敲锣,有的放炮,还有几位小伙伴抬着受伤的红军战士围着山路,边跑边吹冲锋号。

初春的风,轻抚着人们的脸,大家的心里暖暖的。

东方,已经显出鱼肚白。

天,就要亮了。

把菜地让给沙枣树

■邹冰

★ 军营纪事

连队菜地旁边长出了一棵树。树不高,开着醉人的花,树叶在刺眼的阳光下随风摆动。

三班长说,这种树开的花味道很独特,像桂花,但又不是桂花。他说,我在树下看不见花的真容,拨开针形的叶子,指肚大小的黄色小花才显露出来。花瓣间落有蜜蜂,吹一口气,花粉像面粉一样簌簌落下。

戈壁滩上长出一棵树,太不容易了,正好长在三班的菜地边。星期天,班里给菜地送粪、送水,每次回来,三班长都会兴奋地告诉我那棵树的生长情况。一个月后,三班长却垂头丧气地向我汇报,班里靠近那棵树的一垄菜地减产了,而其他田垄的蔬菜都长势良好。显然,那棵树越长越高,菜地的水分和营养都让它给抢走了。

那一年,我在连队当指导员,年中点评各班农副业的收成,三班倒数第

一。三班长跟我抱怨,全怪那一棵树。他带我去菜地查看,我绕树转了3圈后,告诉他,这是一棵沙枣树,也被称作戈壁滩上的“不死树”。

我说,你们越是浇水施肥,沙枣树就越是蓬勃生长。在戈壁滩上,浅根的菜是竞争不过沙枣树的。如何解决种菜和爱护沙枣树这对矛盾呢?你们可以选择根系发达、耐旱的蔬菜栽种。

这显然是给三班长出了一道难题。一心想着让菜地彻底摆脱影响的三班长,却另有办法。星期天,他做出一个决定:给树挪地方,让树长在树应该生长的地方。三班的士兵从其他班借来工具,利用假期开干。三班长没有想到,他的这个决定竟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。

三班战士们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埋头挖掘,可沙枣树的根挖到3米还没有到头。

这时,放羊的老乡善意提醒,戈壁滩上长出一棵沙枣树太不容易了,它的根系一般长达5米,是很难移栽活的。

三班长有点气馁。

我对他说,把菜地让给沙枣树吧。

三班长决定把菜地改在远离沙枣树的地方。他们清理鹅卵石,从很远的地方拉来新土,又经过一个周末的劳作,新整出一块菜地。新菜地完工后,正好赶上种胡萝卜的时节。也许是新土的缘故,三班的胡萝卜长势迅猛,收获的时候,一根胡萝卜足足有一斤重。

那棵沙枣树没有菜地争抢营养和水分,越长越旺,树根处又冒出不少新树苗。这棵树在8月份结了累累的果实。三班长站在沙枣树下“霸道”地宣布,三班菜地上长出的沙枣,是三班让出菜地得来的,那就得三班来采摘。到了收获的时候,他带领全班摘下黄澄澄的沙枣送给各班品尝。沙枣酸中带甜,口感粉粉的,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。

后来,我们连队把那一片菜地全部让给了沙枣树。5年后,那里成了一片沙枣林。当地的林业部门在那儿成立了观察站。林业员说,多亏了你们让出一片地,才有了这一大片蓬勃生长的沙枣林。

再后来,我离开部队了。可每到果树开花的季节,我的鼻孔仿佛就能嗅到醉人的香味。原来,那独特的味道一直存储在大脑里,是永远忘不掉的。



红色记忆(油画)

但 超作



长征

第6708期